

毛

詩

後

箋

毛詩後箋卷二十

涇 胡承珙

小雅谷風之什

谷風

序云谷風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案此序首句但云刺幽王詩中寘子弃子等語焉知非君臣道睽進若加膝退若墜淵之謂而序下及傳獨以爲朋友之詩自當有所受之韓詩外傳載宋玉讓其友引詩曰將安將樂弃子疑古如字遺是毛韓義略同此後則新序雜事五宋玉事與外傳同蔡邕正交論風俗通窮通篇竝云谷風有弃子之

怨朱穆絕交論亦同兩漢儒者無不以此爲朋友之詩若
後漢書陰皇后紀光武詔曰吾微賤之時娶於陰氏因將
兵征伐遂各別離幸得安全俱脫虎口其下引小雅曰將
恐將懼維予維汝將安將樂汝轉弃予風人之戒可不慎
乎此但取恐懼安樂爲義非詩本旨

維風及殯傳殯風之焚輪者也風薄相扶而上喻朋友相
須而成稽古編曰風薄指殯風相扶指谷風也殯風力薄
不能上升賴谷風扶之而上以喻友之相成如此孔疏解
此甚明嚴氏譏毛以焱釋殯誤矣傳語簡貴豈可以粗心
讀之哉且焱從下而上殯從上而下是李巡孫炎之說而

郭璞因之耳據爾雅正文未見其必然也扶搖謂之猋卽南華之扶搖信從下而上矣焚輪謂之積焚取象於火火乃炎上之物安得自上而下乎注爾雅者止因積是下墜之名故爲此解然以字義考之積从禿貴聲禿兒又暴風也墮从自貴聲下墜也

說文玉篇諸書竝同

俗通作頽是積墮本各

一字不得援下墜之墮釋暴風之積矣毛傳風薄相扶薄當爲迫義谷風積風皆欲上升相迫則其升愈速喻朋友相親切則德業益進也疏以風薄指積風相扶指谷風特通毛鄭兩家之說毛意未必然也陸農師曰風之銳而上者爲猋風之旋而上者爲積莊子曰搏扶搖羊角而上者

九萬里扶搖卽森是也羊角卽積是也今羊角旋轉而上如燄焚輪之象也案莊子釋文引司馬彪云風上行謂之扶搖風曲上行若羊角然謂之羊角陸義應本此合之爾雅則上行如焚旋轉如輪名義允協可正景純之誤承琪案焚輪爲疊韻字文選海賦漚瀆淪而漚瀆淪相糾貌江賦神蜃蠃輪以沈游注蠃輪行貌又或淪淪乎泥沙注渾淪輪轉之貌封禪文紛綸歲蕤注引張揖云紛綸亂貌此皆疊韻形容字與焚輪同積風曰焚輪者謂其回旋糾亂之狀猶之乎紛綸淪淪也陸氏燄焚車輪之說尙非古義淮南原道訓扶搖扞抱羊角而上高注云扞抱了戾

也扶搖如羊角轉曲縈行而上也案了戾卽紛綸糾錯之謂亦卽所謂焚輪者也但旋風迴轉無定其力自薄且不能久得當方應候之谷風助之而其升愈速故傳云風薄相扶而上也

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舛無木不萎傳崔嵬山巔也雖盛夏萬物茂壯草木無有不舛葉萎枝者箋云此言東風生長之風也山巔之上草木猶及之然而盛夏養萬物之時草木枝葉猶有萎槁者以喻朋友雖以恩相養亦安能不時有小訟乎承琪案此章自傳箋後劉原父蘇頌濱及呂記朱傳諸說皆以爲天地之功有所不足生物之恩

及於崔嵬是爲大德一草一木偶然外萎是爲小怨惟嚴
緝范傳獨以谷風爲暴風及雨及積以喻事變草木萎
則事變愈甚喻當大患之時必賴朋友以濟此蓋泥於經
文無不二字以爲草木盡外耳據正義引定本及集注云
草木無有不外葉萎枝者則正義本不同可知今觀正義
云雖至盛夏之月萬物茂壯無能使草不有外者無能使
木不有萎者可見傳文無有不外葉萎枝者當作無不有
外葉萎枝者無不有卽偶然有之之意非謂草木盡外也
中論脩本篇詩曰習習谷風惟山崔巍何木不外何草不
萎言盛陽布德之月草木猶有枯落而與時謬者況人事

之應報乎此雖不爲朋友德怨之喻然其言草木猶有枯落正與傳箋同也

忘我大德思我小怨王雪山曰怨字以聲取旁紐作越亦可叶德陳氏毛詩古音考曰怨似宜音威與嵬萎爲韻然獻玉歌以怨與汶分韻楊雄逐貧賦引忘我大德思我小怨以怨與焉山韻諸如此類尙多讀者似宜以韻爲主此則仍謂末二句無韻也顧氏江氏皆同段氏音均表云怨本音在第十四部元寒桓刪山仙類詩谷風合韻嵬萎字讀如伊此與北門之敦讀堆采芑之焯讀推碩人之頤讀畿新臺之鮮讀斯正同孔氏詩聲類云此章嵬字連上章積懷遺

爲韻與正月之又有嘉肴召閔之不云自煩同例怨轉音
肥去聲與萎協萎古讀若倭去聲戚氏毛詩證讀云國語
人皆集於苑一本作萎萎苑古音近此怨得從萎叶承琪
案諸家以段說爲近又案詩鬱彼北林周禮注作宛疑古
怨字本有鬱音古韻物月爲脂微之入怨讀若鬱正與嵬
萎四聲同部不煩合音也

蓼莪

序云蓼莪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箋不得
終養者二親病亡之時時在役所不得見也釋文養餘亮
反注除鞠養也穀養也二字餘竝同承琪案陸氏從切韻

以養育之養爲餘兩切謂飲食之也以供養之養爲餘亮切謂凡服事也蓋分爲上去二音漢魏以前未必有此區別然此序言終養自兼服勞奉養言之儀禮既夕記養者皆齊禮記文王世子齊元而養皆謂侍疾檀弓事親左右就養注謂扶持故箋以親疾將亡不得見釋終養是也晉王褒齊願歡竝以孤露讀詩至蓼莪哀痛泣涕唐太宗生日亦以生日承歡膝下永不可得因引哀哀父母生我劬勞之詩是自漢至唐無不以此詩爲親亡後作者歐陽本義乃謂鄭箋泥滯試思詩中無父無母銜恤靡至等語尙得爲父母在之辭耶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傳興也蓼蓼長大貌箋云莪已蓼蓼

長大我

我各本作貌此從相臺本

視之以爲非莪反

反各本作故亦從相臺本謂之

蒿興者喻憂思雖在役中心不精識其事此二句自箋疏
後各爲其說呂記謂莪蒿不能報天地之生育猶人子不
能報父母之劬勞說本歐陽但於匪伊二字無著朱傳以
莪爲美菜蒿爲惡草以比父母生我以爲美材而今乃不
能終養本於蘇傳然莪與蒿本非二物菁菁者莪傳云莪
蘿蒿也是莪乃蒿之一種耳陳長發謂莪美蒿賤之說未
知何據是也嚴緝據爾雅菁之醜秋爲蒿及彼注疏莪蒿
莪蔚之類始生氣味各異其名不同至秋老成則皆蒿之

語以爲莪始生香美可食至秋高大則粗惡不可食喻子
初生猶是美材至於長大乃是無用之子此說於取喻甚
合且與首句蓼蓼長大下文生我劬勞語意尤融貫陳長
發又謂其於次章伊蔚終屬難通承琪案下傳云蔚牡莪
也用爾雅文蔚旣名牡莪自當以郭注無子者爲是陸疏
云牡蒿八月爲角似小豆角銳而長不知角蒿見本草唐
注及蜀本皆云有子埤雅以爲角蒿卽蘆蒿亦卽蘿蒿然
則陸疏乃以莪爲蔚其誤明矣莪爲有子蔚爲無子草木
自以有子者爲材匪莪伊蔚正與上句一例未見其難通
也焦里堂曰毛傳之義每寓訓詁中其言雖略尋之可得

此訓蓼蓼爲長大若曰父母生之使長大者子也今則不能終養非子也而他人矣視我而以爲蒿傳義不如是餅之罄矣維囂之恥傳餅小而囂大罄盡也箋云餅小而盡囂大而盈言爲囂恥者刺王不使富分貧眾恒寡正義申箋云言爲囂恥者是爲主囂者之恥卽酌者也承琪案此實事外添設經但言囂恥不言酌囂者之恥左傳昭二十四年鄭子大叔語范獻子云詩曰餅之罄矣維囂之恥王室之不甯晉之恥也正義曰餅是小器常稟受於囂今餅罄盡囂更無物以其餅惟是囂之恥也此疏釋詩不誤惟謂餅喻周囂喻晉則非是詳左傳上文云今王室實登

蓋焉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
圖之其下卽引詩云云蓋以餅自喻以鬻喻晉謂王室衰
弱非小國之憂而大國之恥耳集傳以餅比父母鬻比子
語意倒置劉氏瑾謂但取相資之義而不取義於餅鬻之
大小究有未安嚴緝則據易農其餅儀禮鬻水在洗東謂
餅以汲水鬻以盛水餅罄竭則鬻無所資爲鬻之恥猶子
窮困則貽親之羞此說雖勝集傳然序言刺王仍當以箋
疏爲正但大旨謂民勞失養乃國家之恥猶所謂四郊多
壘卿大夫之恥者不必以鬻喻富祿餅喻貧寡後漢陳忠
曰父母於子同氣異息一體而分三年乃免於懷抱先聖

緣人情而著其節制服二十五月周室陵遲禮制不序養
我之人作詩自傷曰鉶之聲矣惟魯之恥言已不得終竟
子道者亦上之恥也忠於安帝建光中上書在鄭箋之前
其釋詩最合經旨

鮮民之生不如夙之久矣傳鮮寡也箋云此言供養日寡
矣而我尙不得終養恨之言也承琪案此箋似非經意亦
失傳旨傳以鮮爲寡者蓋鮮民猶言孤子卽下無父無母
之謂經傳雖多以孤爲無父之稱然管子輕重己云民生
而無父母者謂之孤子孤寡義同此鮮民所以訓寡也放
齋詩說曰以無怙恃故謂之鮮民言其薄德而寡怙也戴

氏東原曰春秋傳葬鮮者謂不得以壽終爲鮮鮮似有少福之意故無怙恃者曰鮮民二說義亦可通或據鮮斯字通謂鮮民如論語斯民之例然末章兩言民莫不穀皆對我獨而言是言斯民同處亂世而未至抱恨終天則猶勝於我不應此章乃統言斯民之生不如外也大戴禮用兵篇子曰鮮民之生矣不如外之久矣盧注以爲困於兵革之詩正謂民勞於戍役不得終養父母耳陸堂詩學乃謂蓼莪孝子其父母遭兵而外以附會王褒之事亦鑿甚矣無父何怙無母何恃案怙恃傳箋無訓唐風鴛羽父母何怙傳云怙恃也本爾雅釋言說文亦云怙恃也恃賴也蓋

怙恃皆依賴之義故此箋云怙恃父母依依然以爲不可
斯須無也釋文引韓詩云怙賴也恃負也雖分別釋之大
旨亦同說文負恃也正與韓詩相轉注恃又通持小宛果
羸負之傳云負持也是也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
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傳鞠養腹厚也箋云父兮生我
者本其氣也畜起也育覆育也顧旋視也復反覆也腹懷
抱也正義申釋以生我爲本流氣以生我鞠我爲懷妊以
養我是也其又云拊循我起止我長遂我覆育我顧視我
反覆我分疏皆不甚切當箋但云畜起不兼止義覆育爲

覆近而愛育旋視爲去之而反顧語亦未晰承琪案首二
句生我鞠我自指初生之時楊子所謂父母人之天地歟
無天何生無地何形是也以下三句六我字皆相對爲義
箋云畜起也自是讀畜爲愴說文愴起也此畜我謂有時
作之使起則拊我乃撫之使止也

後漢書梁竦傳
作撫我畜我

箋云育

覆育也者謂覆芘而有之則長我當爲培植而長之如養
草木者之或長遂其根或覆芘其顛也顧旋視者謂周旋
視之復反覆者謂往來視之箋義似當如此分別嚴緝以
拊爲防其驚畜爲乳之長乃能就口會育爲哺之顧爲回
首以顧復爲顧之又顧文例殊不相比附非其義也至出

入腹我乃承上而總言之傳云腹厚也是統言愛厚箋以懷抱申愛厚之義正義以爲易傳非也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傳烈烈然至難也發發疾貌箋云民人自苦見役視南山則烈烈然飄風發發然寒且疾也范氏補傳曰烈烈律猶言栗烈謂其氣之凜發發弗弗猶言虜發謂其風之疾承琪案此申箋義是也箋寒且疾似不專承飄風蓋謂南山之氣烈烈然寒飄風發發然疾四月冬日烈烈飄風發發箋云烈烈猶栗烈也發發疾貌可證若傳云烈烈然至難也似不得以爲寒義當如行路難蜀道難之以烈烈爲險阻之狀說文巘危高也讀若厲

玉篇廣韻作嶠云巍也集韻類篇嶠力槩切山高貌古有
嶠山氏禮記祭法注厲山氏炎帝也起于厲山或曰有烈
山氏然則烈烈爲山之高峻故傳以爲至難下章南山律
律王介甫以爲山之率嶽說文無律字玉篇有磳字云磳
硤危石文選七發上擊下律注云律當爲磳是律磳同字
故傳云律律猶烈烈也

大東

序云大東刺亂也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是詩
以告病焉箋譚國在東故其大夫尤苦征役之事也正義
曰言東國者譚大夫以譚國在東而見偏役故經云小東

大東序亦順之而言東國焉不指譚而言東者譚大夫雖
自爲己怨而王政大經偏東非譚獨然故言東以廣之案
次章小東大東箋云小也大也謂賦斂之多少也小亦於
東大亦於東言其政偏歐蘇多從之惟范氏補傳云東方
諸侯無小無大杼柚皆爲之空觀序下正義云言東以廣
之則似以小東大東爲東方之小國大國者與序言東國
義合商頌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此亦以小大言國者
惠氏詩說引魯頌遂荒大東箋云極東周禮日東則景夕
多風注謂大東近日以證此詩之大東是也若東人之子
則仍當從傳指爲譚人耳但幽王虐取於民東西當皆被

其害未必獨於輦轂之人所謂西人之子恐亦是指小人之在位者也

有饒簋飧有掾棘匕傳興也饒滿簋貌飧孰食謂黍稷也掾長貌匕所以載鼎實棘赤心也案傳意止當以首二句爲興箋謂喻古者天子施予之恩於天下厚是也其下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傳云如砥貢賦平均也如矢賞罰不偏也此則正言周家貢賦賞罰之道是賦而非興矣韓詩外傳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言其明也鹽鐵論刑德篇亦有此語蓋皆與毛義合鄭箋以君子所履承有饒二句小人所視承如砥二句似非毛

旨墨子兼愛下篇引詩其直若矢其易若砥君子之所履
小人之所視王逸注楚辭招魂引詩其平如砥字句與毛
詩異或出三家然今毛詩與孟子荀子見宥坐篇同知其源流
尤確也

佻佻公子傳佻佻獨行貌釋文佻佻韓詩作嬈嬈往來貌
王氏廣雅疏證云案糾糾是葛屨之貌非屨霜之貌則嬈
嬈亦是公子之貌非獨行往來之貌說文嬈直好兒此句
但言其直好下三句乃傷其困乏言此嬈嬈然直好之公
子馳驅周道往來不息是使我心傷病耳廣雅訓嬈嬈爲
好當是齊魯詩說毛韓皆緣辭生訓非詩人本意也承瑛

案爾雅佻佻契契愈遐急也此句明爲大東作釋下文契契寤歎傳云契契憂苦也爾雅以佻佻契契竝言自不得謂佻佻爲好貌爾雅釋文引詩云佻佻獨行歎息也詩下當脫傳字疑陸所見毛傳獨行下尙有歎息二字爾雅愈遐急者當是遠行急切之意乃就本詩大旨爲釋毛訓獨行則意重在獨不重在行蓋佻本音苕文選魏都賦注引爾雅郭注云佻音葦苕又佻字亦作苕楚辭九歎注引詩作苕苕公子西京賦狀亭亭以苕苕固爲高貌亦孤迥無依之意此佻佻亦謂其獨行無依非必毛傳因行彼周行而遂緣辭生訓也

薪是穫薪尙可載也傳載載乎意也箋云薪是穫薪者析是穫薪也尙庶幾也庶幾析是穫薪可載而歸蓄之以爲家用承珙案上文無浸穫薪毛云穫艾也鄭云穫落木名也蓋字本從禾作穫鄭依爾雅從木作穫毛謂是已刈之薪鄭謂析穫木以爲薪說文樛或作穫某氏爾雅注陸璣詩疏皆與鄭同實則毛鄭義竝可通至薪是穫薪上薪字卽械樛薪之樛之之薪樊光孫炎注爾雅采薪卽薪皆引此詩白華樛彼桑薪正義曰樛者薪之一名但諸事皆反其名以名其事此樛彼桑薪猶薪是穫薪也惟傳云載載乎意也正義曰又言薪蓄是穫刈之薪者尙以爲可存載

於意當鐸而掌之以爲家用此解殊迂迴難通段懋堂云
意當作車承璜謂彤弓薄言載之傳云載以歸也箋云出
載之車也此傳意字或車字之誤載車如孟子與薪之謂
歟

舟人之子熊羆是裘傳舟人舟楫之人熊羆是裘言富也
箋云舟當作周裘當作求聲相近故也周人之子謂周世
臣之子孫退在賤官使搏熊羆在冥氏穴氏之職稽古編
曰舟與周裘與求不僅音同形亦相似況古衣裘字原作
求象形其从衣後人所加耳翁氏詩附記曰上句只概言
東人與西人相對說未當明說譚人則西人亦不明說某

地之人乃與東人詞順也此下則舟楫之人私家之人亦各就一事指陳之而鄭獨謂舟當作周此處忽明出周字是何文理承瑛案若作周人仍與面人無別且經言人不言臣也舟人私人自卽於面人之中特舉其卑賤者以見官之師旅不勝其富耳或疑熊羆不可爲裘不知周禮穴氏掌攻螫獸獻其皮革注卽以爲熊羆之屬禹貢梁州貢熊羆羆狸大雅韓奕獻其貔皮赤豹黃羆莊子豐狐文熊蓋皆爲裘之用不必以後世無熊羆之裘爲疑卽如玉藻之虎裘又豈後世所有耶何氏古義云說苑見正載晉平諫篇公使叔向聘于吳吳人拭舟以逆之左五百人右五百人

有繡衣而豹裘者有錦衣而狐裘者此卽所謂舟人之子
熊羆是裘者也

或以其酒不以其漿傳或醉於酒或不得漿正義曰毛以
爲言王政之偏蘇傳李解皆無異說歐陽本義云言當飲
漿者今飲酒矣此第就一人言之未見其偏意范氏補傳
云釀秫以爲味亦非薄也西人視之不以爲漿而無故輕
用之所謂無所愛惜也因此欲以五章首四句合東人之
子以下爲一章割裂章句尤爲無理承琪案韓詩外傳云
朱燕相齊見逐罷歸之舍召門尉陳饒等二十六人曰悲
乎哉何士大夫易得而難用也饒曰君弗能用也則有不

平之心是失之己而責諸人也三斗之稷不足於士而君
鴈鶩有餘粟是君之一過也果園梨栗後宮婦人以相提
擲士曾不得一嘗是君之二過也綬紃綺縠靡麗於堂從
風而弊士曾不得以爲緣是君之三過也且夫財者君之
所輕也外者士之所重也君不能行君之所輕而欲使士
致其所重猶譬鈇刀畜之而干將用之不亦難乎朱燕面
有慙色逡巡避席曰是燕之過也詩曰或以其酒不以其
漿此引詩之意正與毛同其義甚古不可易也

韞韞佩璫不以其長傳韞韞玉貌璫瑞也箋云佩璫者以
瑞玉爲佩佩之韞韞然居其官職非其才之所長也徒美

其佩而無其德刺其素餐陳碩甫曰釋文韞又作琕爾雅作琕說文無琕字作韞是也韞韞謂琕玉韞韞然非謂玉也傳玉貌當作佩玉貌三字蓋脫一佩字耳續漢書輿服志劉昭注韞韞佩玉貌又集韻四十一迥琕佩玉貌皆可證承琪案一切經音義云韞古文琕同是佩玉貌之琕字古人只作韞矣說文亦無璫字爾雅毛傳璫璫也者蓋謂璫卽瑞之假借崧高以作爾寶傳云寶璫也是瑞與寶同義故此箋以瑞玉爲佩者言以寶玉爲佩非必指桓躬蒲璧之瑞茺蘭箋又云容容刀也遂瑞也亦謂遂爲瑞之假借也爾雅又云璫綬也此則謂佩玉之組與此詩之璫專

言玉佩者無涉續漢志謂古者君臣佩玉尊卑有度上有
韍貴賤有殊三代同之五伯迭興戰兵不息佩非戰器韍
非兵旗於是解去韍佩畱其係璲以爲章表故詩曰韠韠
佩璲此之謂也此誤以爾雅之璲當詩之璲不知詩言不
以其長刺美其佩而無其德夫玉以表德無關於組後儒
以韠韠爲長貌謂與之以韠韠之佩玉而面人曾不以爲
長亦由誤混璲璲爲一也

終日七襄傳襄反也箋云襄駕也駕謂更其肆也從旦至

各本無至字

莫七辰辰

各本少一辰字亦从岳本

一移因謂之七襄文

選顏延之夏夜呈從兄詩注引薛君章句曰襄反也是毛

韓義同正義述毛謂終一日歷七辰至夜而迴反又云襄
反者謂從日至暮七辰而復反於夜也承琪案此疏非是
經言日竝不及夜況移七襄而至夜亦不得謂之迴反蓋
反卽更也呂覽慎人篇返瑟而弦察微篇舉兵反攻之知
度篇具患又將反以自多高誘注竝以反爲更此傳言反
者亦謂從旦至莫七更其次鄭箋謂更其肆者乃申傳非
易傳也爾雅襄除也斯干傳除去也除去者變更之義故
韓毛皆以襄爲反下文不成報章傳云不能反報成章此
反乃迴反之反兩反字義異疏一例釋之誤矣

皖彼牽牛傳皖明星貌何鼓謂之牽牛正義曰何鼓謂之

牽牛釋天文也李巡曰何鼓牽牛皆二十八宿名也孫炎曰何鼓之旗十二星在牽牛之北也或名爲何鼓亦名爲牽牛如爾雅之文則牽牛何鼓一星也如李巡孫炎之意則二星今不知其同異也承珙案郭注爾雅云今荊州人呼牽牛星爲擔鼓擔者荷也此當以郭注爲是鼓星在天漢之旁故名河鼓牽牛在河鼓之下故謂之何鼓天官書牽牛其北河鼓張守節正義謂河鼓三星在牽牛北爾雅當本作何鼓乃擔何之何謂何此鼓者爲牽牛非謂河鼓三星一名牽牛也李巡雖以河鼓牽牛爲二星而誤以河鼓爲二十八宿之名孫炎雖云河鼓在牽牛北而皆不知

爾雅之何鼓非河鼓若邢疏則直以河鼓牽牛爲二矣詩
釋文云何鼓胡可反是讀爲擔何不誤其又云音河星名
則仍混而未別正義始據誤本毛傳作河鼓遂誤會爾雅
之文謂以河鼓牽牛爲一星非毛義矣

東有啟明而有長庚傳曰且各本作旦誤出謂明星爲啟明日

旣入謂明星爲長庚庚續也正義曰釋天云明星謂之啟
明孫炎曰明星太白也晨出東方高三舍命曰明星昏出
西方高三舍命曰太白然則啟明是太白矣長庚不知是
何星也或一星出在東西而異名或二者別星未能審也
何氏古義曰按太白名號甚多獨不見長庚之稱其廣如

一匹布著天者雖名長庚乃妖異之星非常見者不應與
啟明對言鄭樵則以長庚爲水星謂金水二星附日而行
金在日西故日將出則東見水在日東故日將沒則西見
夫水星自名辰星古來載籍未嘗聞以長庚呼水星也且
據史記稱大白出以辰戌入以丑未辰星出入亦常以辰
戌丑未安得每日東西見乎及考張揖廣雅則云太白謂
之長庚或謂之大霧始知長庚啟明本是一星韓詩案此見史
記天官毛傳亦皆指爲明星特從來解說東西二字不明
書索隱似乎每日東西兩見者然孟康有云太白陰星出東當伏
東出西當伏西過半爲經天謂出東入西出西入東也今

使每日皆東西兩見豈每日皆經天平乎夫東西原非同時
當其晨見東方去夕見之期甚遠及其夕見西方去晨見
之期甚遠啟明長庚正因東西見而異其名耳承璫案夾
漈分金水二星之妄前人已多言之陳長發駁之尤快稽
古編曰金水各有晨昏度行晨度則在日西行昏度則在
日東耳如鄭言是金星有晨度無昏度水星有昏度無晨
度矣豈不謬哉至太白名長庚亦不止見於廣雅徐氏管
城碩記云前漢鄒陽上梁孝王書曰衛先生爲秦畫長平
之策太白食昴張衡週天大象賦衛先生設策長庚入昴此
太白爲長庚之確證又在張揖之前者也若何氏謂太白

三言卷之三 第二十一
不能一日東西兩見則又不然新法表異云金星或合太陽而不伏水星離太陽而不見所以然者金緯甚大凡逆行緯在北七度餘而合太陽於壽星大火二宮則雖與日合其光不伏一日晨夕兩見者皆坐此故水緯僅四度餘設令緯向是南合太陽於壽星嗣後雖離四度夕猶不見也合太陽於降婁嗣後雖離四度晨猶不見也此二則用渾儀一測便見非舊法所能知也

有球天畢傳球畢貌畢所以掩兔也箋云祭器有畢者所以助載鼎實正義云掩兔祭器之畢俱象畢星爲之必易傳者孫毓云祭器之畢狀如畢星名象所出也畢弋之畢

又取象焉而因施網於其上雖可兩通箋義爲長承珙案此說非也史記天官書畢曰罕車爲邊兵主弋獵後漢書蘇竟傳畢爲天網主網羅無道之君是天官家言皆謂畢爲田器證一說文畢田网也又率下云捕鳥畢也是畢之制字亦祇有田器一義證二盧令序襄公好田獵畢弋鴛鴦畢之羅之傳云畢掩而羅之是序及詩言畢者皆爲田具祭器之畢不見於詩證三漸漸之石月離于畢傳畢噉也此用爾雅濁謂之畢文史記律書濁者觸也言萬物皆觸外也索隱引孫炎云掩兔之畢或呼爲濁郭注本之是田器濁畢兩名皆取星象若謂祭器取象在先則祭器之

畢更無濁名證四易繫辭佃漁始于包犧茹毛飲血之時
未必卽有祭器自應以田獵之畢取象在先而助載鼎實
者爲後證五且本經下句明言載施之行免置云施于中
達施于中林若非畢翳何得言施施證六然則箋義雖亦可
通究當以傳爲正也

維北有斗正義以爲南斗蘇傳李解呂記嚴緝皆以爲北
斗集傳兩存其說王氏經義述聞曰經言維北有斗西柄
之揭南斗之柄常面向而高於魁故云西柄又云揭揭高
舉之名也若北斗之柄固不常指西卽指西亦不得云揭
也且經先言南有箕後言北有斗明箕斗南北相連古詩

南箕北有斗牽牛不負輓明箕斗與牽牛不甚相遠承琪案王說是也箋謂自四章東人之子以下不言政偏則言眾官廢職正義謂自朝朝佩璫以下皆言眾官廢職韓詩外傳引詩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言有位無其事也韓昌黎集注引嘉話拾遺施士丐毛詩說曰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言不得其人也意皆與毛鄭合歷舉諸星竝是虛名無用之意章末維南有箕載翕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卽承上四句申明所以不可之意故傳云翕合也正義以爲此星合聚相接其舌非是又言箕星踵狹舌廣而言合於天文不便亦非是傳義蓋

謂箕舌雖張而不可以簸揚則如合其舌而已箋云翕猶引也引舌者謂上星相聚玉篇引詩作吸云引也亦同箋義此解本句可通但箕之引舌未見其不可簸揚耳斗之挹物必平其柄乃能有所盛若高揭其柄則斗魁且傾仄而外寫故不可以挹酒漿亦徒揭其柄而已後儒或以箕引其舌斗揭其柄爲西人悉索東人之象非經意也

四月

序云四月大夫刺幽王也在位貪殘下國構禍怨亂並興焉稽古編曰四月篇當亂而行役之詩也韓詩祇以爲歎行役嚴緝譏其未盡詩意當矣毛傳質略不明王肅述其

意以爲四月行役六月未得歸闕一時之祭故云我先祖獨非人乎王何忍不恤我使我不得修子道孔疏非之以爲序不言征役傳亦無此意因引孫毓語謂從征踰年乃怨文王之師猶采薇而行歲莫乃歸又行役不親祭祀攝主修之亦未有關豈有數月之闕而以爲刺孔又自言首章始廢一祭已恨王之忍復闕二祭彌應多怨何秋日冬日之下更無先祖之言源案序傳雖不言征役然詩人託興恆據目覩爲言六章滔滔江漢定應身在南國故有斯語獨非征役之一證乎又左傳文十三年公自晉還鄭伯會公于棐欲其如晉請平季文子賦四月見征役踰時思

歸祭祀不欲如晉又孔叢子記孔子云吾於四月見孝子之思祭則王氏之解歷有明徵仲達譏之過矣承琪案此詩第三章與蓼莪第五章文義皆同彼爲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則此亦當爲征役在外不得歸祭之詩卽鄭亦純用蓼莪箋語且蓼莪五六兩章亦竝不言父母則此詩首章言先祖已見思祭之意不必以秋日冬日之下不言先祖爲疑此序雖無大夫行役祭祀之事但作序者祇言全詩大旨此詩以構禍怨亂爲重而苦役特其一端思祭又苦役之一端故序不言耳傳於首章不言興則維夏徂暑及次三章之秋日冬日皆爲紀時其意當不同鄭箋以

酷暑嚴寒與王之虐政當是歷舉行役之時先祖之言毛雖不及祭祀正當依左傳韓詩以申毛義孔疏乃使附之鄭說誤矣

先祖匪人胡甯忍予箋云匪非也甯猶曾也我先祖非人乎人則當知患難何爲曾使我當此亂世乎稽古編曰漢唐諸儒解此皆云我先祖豈非人乎忍使我遭此亂孔仲達旣以此說爲悖慢之言而復曲爲之說引正月詩怨父母爲比不知匪人二字非僅怨也直是詈矣源謂古人文字簡質須頓挫讀之方明暢如昊天不傭昊天不平等句箋皆以昊天二字讀斷下二字自指師尹與王蓋呼天而

愬之也此詩亦當云先祖乎我獨非人乎何忍使我遭此
亂呼天呼祖總是怨極而無可控告之詞耳又此特依鄭
義爲遇亂自傷當少易其說耳若以爲行役思祭之詩則
王肅之解自安不必更新也承珙案匪人二句諸家多有
以害理而易之者王楙野客叢書云鄭箋言先祖爲非人
豈理也哉不若曰先祖不以爲人乎何忍使我當此亂世
范氏補傳曰一章歎先祖之神今已在天非復人矣何忍
我受禍而不知耶乎何氏古義曰禮卿大夫宗廟四時有
祭今以行役于外而此典缺焉不修我先祖獨非人情乎
所望於後人之報本反始者謂何甯能姑含忍予而無怨

惘否也諸說義皆可通但大雅雲漢云父母先祖胡甯忍
于文句與此正同不應異解王肅以忍子屬王不如曰先
祖獨非人情乎胡甯忍子之久役于外乎蓋行役關祭其
咎在王而自呼其先祖者此詩人無可奈何之語也

百卉具腓傳腓病也稽古編曰詩腓字凡三見采薇生民
傳皆訓避獨此傳訓病訓避之腓與能通其訓病之腓則
本作非李善注文選引韓詩曰百卉具腓薛君曰腓變也
俱變而黃也毛萇曰非病也今本作腓字非也據李言則
毛詩作非唐世寫詩者誤以韓字入毛詩後遂相沿莫知
改正耳校勘記云釋文腓房非反病也韓詩云變也不言

其字有異是毛詩經亦作腓但傳訓為病以為腓之假借

字承琪案文選謝靈運戲馬臺詩注稽古編作謝瞻誤引韓詩具

又作俱稽古編仍作具亦誤玉篇疒部引詩百卉具痲雖未著毛韓

然作具則當是毛詩玉篇在釋文之前是所見毛詩本有

作痲者蓋韓作俱腓毛作具痲陳氏之說未為無據

亂離瘼矣爰其適歸傳離憂瘼病適之也箋云爰曰也今

政亂國將有憂病者矣曰此禍其所之歸乎言憂病之禍

必自之歸於各本於皆作為據技勘記改亂正義曰宣十二左傳引

此詩乃云歸於怙亂者也是之歸於亂也戴氏詩考正曰

杜注云爰於也言禍亂憂病於何所歸乎此猶未得語意

王介甫曰亂出乎上而受患常在下及其極也乃適歸乎其所出矣承珙案免爰逢此百罹傳云罹憂也釋文罹本作離斯干釋文同說文無罹字古祇作離尹宙碑遭離寢疾離卽罹也此詩亂憂病三者連文正義以爲政亂害民國有憂病是也鄭箋解爰其適歸以爲亂有所歸與左氏合此古義也又案爰家語作奚此必本三家詩何以明之文選潘岳關中詩亂離斯瘼李善注曰韓詩亂離斯莫爰其適歸薛君曰莫散也毛詩亂離瘼矣毛萇曰瘼病也今此旣引韓詩宜爲莫字詳李善之意謂潘詩不曰瘼矣而曰斯瘼知其用韓詩故云宜爲莫字但李注所引韓詩爰

其適歸爰當本作矣寫文選者以形近致誤或毛詩口熟

遂改爲爰耳蓋薛君以莫爲散家語辨政說苑政理引此

詩亂離斯瘼瘼皆當皆云傷離散以爲亂是韓詩以離莫

爲離散本與毛訓憂病異義夫上言政亂離散下文當云

矣其適歸故家語作矣今說苑本作爰者亦傳寫誤耳任

彥昇爲范尙書讓吏部封侯第一表云亂離斯瘼欲以安

歸李注亦引韓詩及薛注瘼字爰字雖傳寫誤同毛詩然

任表云安歸正矣其適歸之意此亦足見韓當作矣與毛

異字異義也段氏詩小學曰常璩華陽國志引亂離瘼矣

刺世疾邪賦曰原斯瘼之攸興實執政之匪賢仲長統昌言法誠篇曰亂離斯瘼怨氣竝作凡此皆用韓詩依選注

則瘼皆
當作莫

廢爲殘賊傳廢怵也箋云言在位者貪殘爲民之害無自
知其行之過者言怵於惡釋文云一本作廢大也此是王
肅義正義曰說文云怵習也恆爲惡行是慣習之義定本
訓廢爲大與鄭不同稽古編曰怵當依王肅及定本改爲
大爾雅釋詁廢大也傳以大爲怵當是後人傳寫增入心
旁怵訓慣習箋語並無慣習意其言大於惡則正是大爲
殘賊也是箋詩時原據傳中大字爲說鄭王述毛本同孔
陸皆以爲異誤矣洪筠軒曰列子楊朱篇廢虐之主張湛
注廢大也列女傳引詩廢爲殘賊言怵於惡是三家詩義

鄭箋言怵於惡朱本可證俗本改作大於惡非是

曷云能穀傳曷逮也箋云曷之言何也穀善也言諸侯日作禍亂之行何者可謂能善正義述毛云我此諸侯日日構成其禍亂之行逮何時能爲善承琪案此疏非毛意也曷訓何者乃鄭義毛旣用爾雅以曷爲逮卽不得復言何且如孔疏則經文云字無著竊謂毛傳善讀經文往往得其微婉之意如唐風噬芣適我及此詩曷云能穀用爾雅遏噬逮也之訓皆以逮爲及唐風葢謂彼君子兮及今而芣適我乎此詩則云我日構禍及此尙云能穀乎若如疏說言其日益禍亂不能逮於善時則經文曷能二字倒置

矣

滔滔江漢南國之紀傳滔滔大水貌其神足以綱紀一方
案大雅棫樸云勉勉我王綱紀四方假樂云受福無疆四
方之綱之綱之紀燕及朋友傳云朋友羣臣也此傳蓋以
江漢之神綱紀一方興王者當綱紀四方則凡臣下之勤
勞職事無不周知何至盡瘁以仕曾莫我有哉
蘇傳意同鄭箋
見詩江漢字遂有吳楚之說孔疏曲爲申解實多背理歐
陽本義所謂詩人本患下國之構禍豈可反稱吳楚僭叛
之君以爲美者是也又盡瘁以仕與北山之盡瘁事國正
同箋乃云王盡病其封畿之內以兵役之事亦非也

匪鵯匪鳶翰飛戾天傳鵯鵬也鵬鳶貪殘之鳥也正義曰
說文云鵯鵬也從敦而爲聲字異於鵯也鵬之大者又名
鵯孟康漢書音義曰鵯大鵬也說文又曰鳶鵯鳥也鵯鳶
皆殺害小鳥故云貪殘之鳥以喻在位貪殘也釋文鵯字
或作鵯鳶以專反鵯也說文鵯雕也从鳥敦聲詩曰匪鵯
匪鵯段注云佳部曰雕鵯也小雅四月匪鵯毛曰鵯雕也
佳部隼下曰一曰鵯字鵯者鵯之省鵯字與佳部雅字
別又說文鵯鵯鳥也从鳥中聲段云說文自鵯至鵯九策
皆鵯鳥獨於鵯鵯言之者鵯鵯無他名則直謂鵯鳥而已
矣詩匪鵯匪鳶正義鳶作鵯引孟康曰鵯大雕也又引說

文薦鷺鳥也是孔冲遠固知薦卽鷺字陸德明乃作薦云以專反今毛詩本因之又以與專反改說文薦字之音誤之甚矣薦卽鷺弋之字說文鷺雖也雖今之鵠鷹夏小正作弋字變爲薦薦行而弋廢矣薦讀與專切者與鷺疊韻而又雙聲毛詩正義引倉頡解詁薦卽鷺也然則倉頡有薦字从鳥弋聲許無者謂鷺爲正字薦爲俗字也大雅鷺飛戾天魚躍于淵語與四月相類薦亦當爲鷺箋云鷺鷺之類言類則別於鷺經文字本爲鷺明矣正義又引說文云薦鷺鳥也此亦引說文薦鷺鳥而從俗寫爲薦耳蓋唐初已認薦爲鷺二字不分故正義不能質言錢獻之曰鷺

鷦皆以市爲聲所從同讀之亦同又別爲鷽轉從畢聲讀亦無異後世因鷽字艱于書寫趨易作鷽遂令諸經凡鷽悉改爲鷽四月傳鷽貪殘之鳥也旱麓箋鷽鷽之類鳥之貪惡者曲禮前有塵埃則載鳴鷽注鷽鳴則將風皆鷽也又誣妄其音讀之爲悅宣切鷽从弋字亦不得有悅宣之音其謬首見於陸德明釋文一音悅宣切一音以專切而玉篇乃以鷽字爲正反云鷽字同上眞所不解者矣更有疑者爾雅鷽鳥醜其飛也翔鷽隼醜其飛也翬翔回飛翬大飛力大則飛大力小則飛小翔之勢小于翬則鷽鳥比鷽隼爲物亦減若鷽旣是鷽則當屬鷽隼醜不當與鳥連

舉爲類疑鳶別爲一鳥又射鳥氏以弓矢毆鳥鳶注鳥鳶
喜鈔盜便汙人二物亦並舉穆天子傳鳥鳶郭璞注鳶鴟
也鴟雅之俗字郭意直以鳶爲雅是鳶鳥之鳶必非驚鳶
之鳶可見或別爲一字本有悅宣之音俗乃溷于鳶遂一
往而不能考正然實不識鳥鳶之鳶當爲何物應爲何字
也又鳶中庸釋文亦作載漢書梅福云載鵲遭害則仁鳥
增逝又與鵲並舉是此載必非驚鳥鳶與鳥鵲連屬相稱
者大半相近之物特難于究證存此疑以俟通儒可也承
珙案錢氏段氏謂鳶與鳶不得爲一字是也必據說文作
鳶謂詩鳶字皆當作鳶則未必然旱麓正義引倉頡解詁

謂鳶爲鷃則以爲今之鷃鷹者近之國語鳶肩而牛腹注
鳶肩肩井升出後漢書梁冀傳亦云鳶肩今鷃鷹實竦肩
善於摩空曲禮載鳴鳶卽古人所謂聲作鷃鷃叫者今鷃
鷹鳴聲亦屬於他鳥此雖與鷃不同然同是貪惡之鳥故
詩以鷃鷃並言容可三家作鷃毛詩作鳶不必盡同許書
無鳶者或偶有脫遺正義云雕大名鷃所以廣鷃之名下
乃引說文鳶鷃鳥也以釋鳶字不得謂疏引說文鳶爲鷃
之誤旱麓疏卽引倉頡以鳶卽鷃又引說文鳶鷃鳥也此
鳶斷不可謂鳶字之誤六月正義引說文隼鷃鳥也亦今
許書所無是可見矣

姚氏秋農曰說文脫鷃字當據旱麓
四月疏補四月載鷃語从戈聲左傳

漢書偏旁皆如此或者从弋五經文字云俗作戴至戴之以非戈非弋耳至戴聲甚遠無緣相借鉉說非是爲與專切在毛詩戴字本非韻不定爲何音王氏廣雅疏證以諧聲之例求之謂當從鳥戈聲而書作戴引說文閱从戈聲而讀若縣戍从戈聲而讀若環爲證又云戴字上半與武字上半同體故隸書減之則譌爲戴增之則又譌戴引漢書五行志戴焚其巢地理志朱戴縣急就篇戴鵲鴟梟皇象碑本戴作戴張公神碑戴鵲勦兮乳俳徊爲證承珙謂潛夫論引旱麓戴飛厲天尤可爲毛詩不作戴字之證至取戴之意王孫述毛與箋義皆可通耳

毛詩後箋

卷二十

无

序云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已勞於從事而不得
養其父母焉正義曰經六章皆怨役使不均之辭憂我父
母是由不得養其父母所以憂之也經序倒者作者恨勞
而不得供養故言憂我父母序以由不均而致此怨故先
言役使不均也范氏詩瀋曰孟子曰是詩也勞於王事而
不得養父母也已盡通篇之意後四章但言役使不均而
失養之怨自明姜氏廣義曰二章言天下孰非臣而父母
惟有子王無我非無可使之臣親無我更無可依之子何
爲從事獨賢不容終養也三章旅力方剛經營四方是報
國日長之意故此篇孝子之悲思非勞臣之感憤也承琪

案二說以此詩通章意主不得養父母故可以怨足破李
迂仲謂北山懷怨不及北門大夫之說呂覽慎人篇云舜
自爲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所以
見盡有之也焦里堂曰當時蓋相傳此詩爲舜作故咸邱
蒙引以爲問孟子直據北山之詩解之則詩非舜作明矣
孟子不獨論舜兼以明詩承琪謂此當是不韋之時經師
道絕六籍榛蕪門下食客因咸邱蒙事而遂誤託於舜耳
毛公遭秦滅學而獨與孟子合其源流斷非三家所能及
矣

率土之濱傳率循濱涯也正義曰詩意言民之所居民居

不盡近水而以濱爲言者古先聖人謂中國爲九州者以
水中可居曰洲言民居之外皆有水也鄒子曰中國名赤
縣赤縣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其外各本脫外字從按勘記補
有瀛海環之是地之四畔皆至水也濱是四畔近水之處
言率土之濱舉其四方所至之內見其廣也或據漢書王
莽傳白虎通義喪服引詩濱字作賓遂疑三家有作賓者
爲率土賓服之義似與莫非王臣意更協承璵案濱賓乃
古字通用此濱字除白虎通義王莽傳作賓外文選難蜀
父老注亦云濱本或作賓其他如孟子萬章左氏昭七年
傳國策東周策史記漢書司馬相如傳荀子君子韓子忠

孝呂覽慎人賈子匈奴諸篇字皆作濱可知當爲水涯必無賓服之義書皋陶謨云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爲帝臣與此詩正同不必作賓服始與王臣義合也

我從事獨賢傳賢勞也箋云王不均大夫之使而專以我有賢才之故獨使我從事於役自苦之辭王氏廣雅疏證曰孟子萬章篇引此詩而釋之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賢亦勞也賢勞猶言劬勞故毛傳云賢勞也鹽鐵論地廣篇亦云詩云莫非王事而我獨勞刺不均也鄭箋趙注竝以賢爲賢才失其義矣段懋堂曰賢多財也引申之凡

多皆曰賢人稱賢能因習其引申之義而廢其本義矣小雅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傳曰賢勞也謂事多而勞也承琪案朱傳云王不均平使我從事獨勞也此從毛傳以賢爲勞其下又曰不言獨勞而曰獨賢詩人之忠厚如此此則又從鄭箋以賢爲賢才然毛鄭異義不容并爲一解也王事傷傷傳傷傷然不得已承琪案廣雅旁旁盛也傷與旁通事多而不得已亦盛之義古人言旁皇仿徨皆促遽不能自己之意史記禮書旁皇周浹索隱云旁皇猶徘徊也莊子天運有上彷徨釋文引司馬注作旁皇騰風也吳語王親獨行屏營彷徨於山林之中玉篇引注云屏營猶

彷徨也楚辭九思遠偉遠兮驅林澤步屣營兮行邱阿注
云憂憤不知所爲徒經營奔走也蓋旁皇者疊韻形容語
單言之則曰旁旁曰皇皇義皆相似耳

旅力方剛傳旅眾也稽古編曰書秦誓旅力旣愆孔傳亦

訓眾李氏

迂仲

疑此及北山兩旅力但指作詩者及良士是

一人之力不得云眾力故改訓爲陳引左傳庭實旅百杜
注及後漢傅毅傳注爲證訓旅力爲陳力於義亦通嚴緝
云秦誓夏氏解云眾力如目力耳力手足力也或說旅爲
陳然陳力方剛則不詞矣案華谷斯言得之集傳曰旅與
膺同蔡沈書傳宗其說殆非是古膺本作呂象形篆文始

作膂从肉从旅膂旅通用古未之有惟黃公紹韻會云然此特因朱蔡而附會非典也說文呂脊骨也象形膂篆文呂从肉旅聲段注云秦誓旅力旣愆小雅旅力方剛古注皆訓爲眾力不敢曰旅與膂同者知詩書倘以心膂爲義則其字當從呂矣僞君身襲國語云股肱心膂此未知古文無膂秦文乃有膂也承琪案桑柔靡有旅力以念穹蒼箋云朝廷曾無有同力諫諍念天所爲下此災正義曰旅訓眾力非一人所能故總之而言靡有益此旅力謂眾人之力周語云四軍之帥旅力方剛義亦相同若秦誓及北山則當如夏氏以爲一人耳目手足之力箋云王謂此

事眾之氣力方盛乎何乃勞苦使之經營四方意似以爲
眾人之力與上文嘉我鮮我二我字不順故集傳以膂易
之然方言廣雅雖云膂力也乃是以力訓膂非脊骨有力
之謂方言又云膂田力也郭注田力謂耕墾也明與詩書
之旅力異義不得援以爲證故知陳氏段氏之說是也
或不知叫號傳叫呼號召也稽古編曰叫號之義毛訓呼
召孔申之爲徵發呼召故釋文號字讀去聲協平聲夫徵
發呼召正劬勞之事不聞之所以爲安逸也今號字讀平
聲言深居安逸不聞叫呼之聲義亦可通承珙案匡謬正
俗引徐仙民號音呼到反乃從毛義作音顏師古謂此三

章上下句句相韻宜爲號呶之號以徐音爲非由不悟古無四聲之別耳

或王事鞅掌傳鞅掌失容也箋云鞅猶何也掌謂捧之也負何捧持以趨走言促遽也稽古編曰毛云失容鄭云促遽語異而旨同也其釋鞅爲負何掌爲捧持正促遽之實促遽必失容鄭乃以申毛耳孔云意異殆未然承珙案鞅掌疊韻字猶之憔悴或盡瘁事國昭八年左傳引作憔悴棲遲爲疊韻此類形容之詞義多卽寓於聲毛以鞅掌爲失容蓋其時相傳故言有此訓義至鄭箋詩時已不行用此語不得不逐字生解雖促遽失容大旨相近然馬鞅手

掌二物絕不相蒙且負何捧持未見促遽之意又必加以趨走二字殊爲迂曲此詩十二或字各兩兩相反棲遲偃仰爲從容自如之貌鞅掌反之義自可見莊子庚桑楚篇擁腫之與居鞅掌之爲使釋文引崔云擁腫無知貌鞅掌不仁意向云擁腫鞅掌樸槩之謂司馬云皆醜貌也案不仁猶言手足不仁不仁則手容不能恭足容不能重卽是失容之意向以樸屬擁腫槩屬鞅掌樵者拘槩合之司馬云醜貌皆與失容義近至郭象注云鞅掌自得也此則古訓詁多相反爲義鞅掌不自如之貌故反之又爲自得然莊子與擁腫連稱則郭義非是

無將大車

序云無將大車大夫悔將小人也稽古編曰此序與荀子

大略篇引詩合

大略篇曰無將大車維塵冥冥言無與小人處也

又韓詩外傳引

此詩以證所樹非其人

外傳魏文侯之時子質仕而獲罪簡主曰夫春樹桃李夏得陰其下

秋得食其實春樹蒺藜夏不可採其實秋得其刺焉錄此觀之在所樹也今子所樹非其人也故君子先擇而後種也詩曰無將大車維塵冥冥

亦同序義可見古義相傳如此非一家之

說也承琪案易林井之大有云大車多塵小人傷賢其憂

百端三國志趙王幹傳幹私通賓客爲有司所奏賜璽書

戒之曰易稱開國承家小人弗用詩著大車維塵之戒此

皆與序合者朱子詩序辨謂此序不識興體而誤以爲比

因改爲勞苦而憂思者之作不知毛傳雖不言興然首章傳云大車者小人之所將也此小人謂小民與序小人不同故箋云鄙事賤者之所爲君子爲之不堪其勞以喻大夫而進舉小人適自作憂累故悔之據此傳箋本皆以爲興卽正義亦云將此大車適自塵蔽於己以興後之君子無得扶進此小人適自憂累於己文義明白如是而日序不識興體何也且此詩首章與齊甫田首次二章文例大同彼傳箋皆以爲興集傳改爲比而於此又不爲比亦未免自亂其例

祇自疚兮傳疚病也段氏詩經小學云釋詁疚病也說文

疾病也从疒氏聲毛詩三用此字爲韻白華與卑韻傳疾病也何人斯祇與易知篇知斯韻傳祇病也此皆在十六部本音何人斯借地祇字爲之於六書爲假借若無將大車之疒毛傳亦云病也而與十二部之塵韻讀若眞此古合韻之例宋劉彝安謂當作痕音民考爾雅說文五經文字玉篇廣韻皆無痕字集韻始有非古元戴侗謂卽瘡字之省不知瘡从疒昏聲昏聲在十三部民聲在十二部桑柔瘡與慙辰韻不得與塵韻也說文昏从日从氏省氏者下也一曰民聲按昏从氏省爲會意字非民聲瘡字昏聲不得省爲痕也唐人避廟諱慙作慙珉作珉泯作泯蟲作

蠡顧炎武以唐石經祇自疾兮爲諱民滅畫作氏由不知古合韻之例而附會劉彝臆說以求得其韻也張衡賦思百憂以自疾疾與疾音近禮記畛於鬼神鄭注畛或爲祇也又說文觥一作觥又古𠂔字讀如權精於此可求合韻之理釋文疾都禮反是陸氏誤作疾也江氏詩經韻讀則以疾塵相去甚遠不能合韻仍從六書故以爲瘖字之譌承琪案此字自當從脂眞互轉爲韻經典中如禮記祇見孺子注祇或作振書祇敬六德治民祇懼史記祇竝作振震動萬民漢石經作祇動吉日其祁孔有箋云祁當作震易振恆凶說文作摭恆皆其例證也

小明

序云小明大夫悔仕於亂世也虞東學詩曰此篇詩義說者紛錯箋以其人指君固屬迂曲後儒或謂大夫之友隱居不仕者邱氏或謂先時曾諫阻大夫之仕者陳少南皆無可據惟謝疊山謂其人卽靖其爾位之君子與詩人志同道合者也其言通貫前後蓋仕亂世者惟敬恭可免故君子本其而又勉以靖其蓋卽沔水卒章之義

我征徂西至于朁野二月初吉載離寒暑傳朁野遠荒之地初吉朔日也箋云我行往之西方至於遠荒之地乃以二月朔日始行至今則更夏暑冬寒矣尙未得歸昔我往

矣日月方除傳除陳生新也箋云四月爲除昔我往至
於芄野以四月昔我往矣日月方輿傳輿煖也何氏古義
曰按二月初吉文繫在至于芄野之下當是此時作詩之
日非徂征初行之日玩後章云昔我往矣日月方除則知
此大夫徂西在前歲之十二月中歷一歲至今歲之二月
猶未得歸故云載離寒暑也陳氏稽古編曰此詩述毛者
皆以二月爲始行之時昔我往矣卽指始行方除方輿卽
是二月鄭以二月爲始行與毛同而釋方除方輿爲四月
釋昔我往矣爲初到芄野則與毛異今總兩家之義而較
論之毛訓除爲除陳生新二月仲春非新舊代禪之時又

毛詩後箋

卷二十

三

二月天氣方寒不得言奧述毛者未必得毛指矣不如鄭
讀除爲余用爾雅訓爲四月與下章方奧相應也但鄭謂
二月始行四月至亢野則未當凡詩中昔我往矣皆言始
出時非旣到時訓往爲到不亦迂乎源謂詩二月周二月
也建丑之月也爾雅余月夏四月也建巳之月也小明大
夫當巳月始行至丑月尙未得歸而作詩耳二月初吉正
指未歸而作詩之時也方除方奧追憶其始行之時也載
離寒暑總計其自始行至不得歸之時也時已由暑迄寒
矣暑卽方除方奧寒卽二月初吉也張氏以甯曰周二月
夏十二月也言自我之徂西至于亢野之地其時十二月

朔旦今則已離歷冬寒夏暑尙未得歸此心之所以憂而
且苦也二章三章乃追叙其始發之時除者除舊布新之
謂奧與厥民隩之義同周以十一月爲歲首民寒而聚居
於隩蓋小明大夫以夏十一月始發祖而以十二月至於
芄野至明年九月尙未得歸經歷踰年之久所以憂也此
詩首尾相應次序甚明與周正合若以夏正二月而說則
仲春非歲首不得以爲除舊布新自二月至九月則二月
氣已暖九月肅霜而肇寒不得以爲離歷寒暑也戴氏詩
考正云爾雅十二月爲涂廣韻涂直魚切除涂正同音古
字通用方以智云謂歲將除也其說得之夏正十二月周

毛詩後箋

卷二十

三

之二月故首章曰二月初吉載離寒暑此時正寒歷暑至秋尙未歸故云爾又蕭與菽皆收之於秋者而曰歲事云莫采蕭穫菽以夏正季秋周之仲冬也若夏正之歲莫非采蕭穫菽時矣倘自夏正二月春溫時往至於其秋又不得言載離寒暑詩用周正非夏正甚明承琪案諸說皆有未安如何氏謂二月爲行役後年之卯月去敝行時已閒一年陳氏謂二月爲當年之丑月皆指二月爲作詩之時則篇中不當但以九月之采蕭穫菽爲久役未歸之詞矣張氏戴氏謂二月爲丑月與方除方輿皆追叙其始行之時然輿隩雖通而堯典厥民隩謂民避寒就煖則可究不

得謂日月方煖也惟姜氏廣義云此二月若云夏正卯月下不得言日月方除若云周正丑月又不得云日月方奧按本文二月初吉繫至于元野之下則至元野之日爲二月溯其啟行之日乃在正月之初以夏正言也下章日月方除傳云除陳生新正月之初日月始除之後也三章方奧傳云煖也正月始和東風解凍故又云方奧也由方除而方奧立言之序也作詩在今年之冬此初吉追憶至元野之日也虞東學詩云二章言昔以歲除而往日望還歸而今又歲莫則經年矣前言二月至元野則初行當在前歲之除孔疏乃以二月之朔爲除舊布新恐非其義三章

言以歲除啟行則冬去春來時方向煖故曰與也孔疏疑于此章與字故以除爲二月以就與字之解不知歲除卽已向春春令固主與也以上二說於經文全無窒礙又不悖傳義實勝諸家三百篇中兼用周正夏正但當順依經文不必偏執一解歲聿云莫與唐風歲聿其莫同彼傳謂蟋蟀九月在堂蓋九月而云歲莫者一歲之中已歷三時卽可云莫不必以周正建子之故又蟋蟀十月其除傳云除去也箋謂日月且過去與此傳除陳生新正同是傳意本未當以方除爲卯月也鹽鐵論執務篇云古者行役不踰時春行秋反秋往春來寒暑未變衣服不易固已還矣

今則徭役極遠盡寒苦之地危難之處今茲往而來歲還
父母延頸而西望男女怨曠而相思故一人行而鄉曲恨
一人外而萬人悲詩曰念彼其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
此罪罟詳此引詩之意所以證行役經年若如箋說以卯
月始行至采蕭穫菽之時而未歸則是甫逾春行秋反之
期不當遽云其毒大苦矣

念彼其人箋云其人靖其爾位以待賢者之君承琪案此
其人後儒多指在朝僚友言之其說實勝於箋小宛溫溫
恭人大雅抑釋文云恭人本亦作其然則此詩其人卽指
下靖其爾位之人無疑矣但或謂行役之人以在朝供職

者爲美任稱其人羨之也

田閒詩學

或謂大夫而征畏其在朝

同列之讒因作此詩詒之欲平其怨而彌其閒

秦氏詩測此二

說皆非是幽王之時內外岌岌在朝者亦未必可羨若謂恐僚友之不容則又與篇中其人君子不合輔漢卿曰僚友不一而足有出者有處者宜也已之征役固勞苦矣然以其所謂罪罟譴怒蹙急反覆者觀之則僚友之處者亦豈有樂事哉此所以思之而涕零如雨也嚴華谷曰君子仕於亂世凜凜畏罪然其勢不可以去也則惟敬共以聽天命而已蓋以己之所自處者告其同志也二說似於經旨有合

靖其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傳靖謀也正直
爲正能正人之曲曰直箋云其具式用穀善也有明君謀
具女之爵位其志在於與正直之人爲治神明若祐而聽
之其用善人則必用女是使聽天任各本任作平從岳本改正命不汲
汲求仕之辭正義曰襄七年左傳公族穆子引此詩乃云
正直爲正正曲爲直此傳解正直取彼文也承琪案左傳
引詩之意承上文言韓起與田蘇游而曰好仁則是謂人
臣靖其其職求正直之人與之爲友毛旣用左傳釋詩正
直則靖其句亦當同左義靖謀用釋詁文韓奕虔其爾位
傳訓其爲執而此無傳者自是以其爲恭之借所解皆未

必與鄭同鄭於表記曰君子不下達不尙辭非其人弗自
小雅曰靖其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注訓穀
爲祿言敬治汝位之職事與正直之人乃與爲倫友則神
聽汝之所爲用祿與汝此或本三家詩其義亦與左氏合
其箋詩以靖其屬明君乃別自爲說本非申毛禮記緇衣
有國者章善癘惡以示民厚則民情不貳詩曰靖其爾位
好是正直此引詩意似於鄭箋爲近韓詩外傳兩引此詩
其一謂齊桓公伐山戎過燕燕君送之出境管仲曰非天
子不出境桓公曰寡人不可使燕失禮乃割燕君所至之
地以與之諸侯聞之皆朝於齊詩曰靜恭爾位好是正直

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此似亦以靖其屬人君其一論舜之事云以人觀之卽是也以法量之卽未也詩曰靜恭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此則去詩義甚遠荀子勸學篇首章言不聞先王之遺言不知學問之大又云于越夷貊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教使之然也其下卽引詩嗟爾君子無恆安息靖其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亦於詩意不切漢書董仲舒傳武帝策賢良制曰詩云嗟爾君子毋常安息神之聽之介爾景福顏注言人君不當苟自安處而已若能靖其其位直道而行則神聽而知之助以大福也此雖與鄭義略同然其他典籍言靖其

者如宣元六王傳淮陽王欽與舅張博謀悖逆賜璽書曰
詩不云庠靖恭爾位正直是與王其勉之中論法象篇故
君子居身也謙在敵也讓臨下也莊奉上也敬四者備而
怨咎不作福祿從之詩云靖其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
式穀以汝隸釋苑鎮碑膺姿管蘇靖供衛上此皆與鄭異
義者也

介爾景福傳介景皆大也箋云介助也朱氏通義曰若如
毛訓則大爾大福成何語後篇報以介福又當訓大蓋介
字本有二義當隨文取之承琪案毛訓介爲大亦本左氏
襄七年傳云如是則神聽之介福降之此自當以介爲大

正義亦云神明聽順之大福降與之杜於上文引詩下注云介助也景大也正義引定本介景皆爲大此定本是也蓋謂君子當有大福而爲明神所順因其大福而益大之古人自有此種文法如天保俾爾單厚傳引或曰單厚也正義以單厚連文謂以厚德厚天下亦其例也

鼓鐘

序云鼓鐘刺幽王也正義曰鄭於中候握河注云昭王時鼓鐘之詩所爲作者鄭時未見毛詩依三家爲說也歐陽本義謂史無幽王東巡之文范逸齋嚴華谷皆云經既有之不當舍經而徵史陳氏稽古編以爲篤論姜氏廣義范

氏詩濬皆據左傳昭四年椒舉對楚靈有幽王爲大室之盟我狄叛之之語以爲淮水出桐柏山桐柏與大室皆豫州山杜注謂卽中嶽然則幽王因大室之盟遨遊桐柏以證幽王會諸侯於淮上之語可謂善於援據矣陸堂詩學疑之謂嵩山大室祠盛於漢武周時未列中嶽蔡邕明堂月令論引古樂記曰武王伐殷薦俘馘於京大室是幽王所盟者乃鎬京明堂之大室承琪案此無庸疑也嵩高爲中嶽見於爾雅雖未必是唐虞之制要不得謂起於漢世

詳見大雅嵩高篇

中嶽之山禹貢曰外方左氏卽曰大室且椒舉

所言其上文云夏桀爲仍之會有緡叛之商紂爲黎之蒐

東夷叛之皆舉其會諸侯於外地者安見大室必爲錫京之大室乎故以左證詩可爲明據鄭注緯在前箋詩在後亦當以從毛爲定論也

鼓鐘將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傳幽王用樂不與德比會諸侯于淮上鼓其淫樂以示諸侯賢者爲之憂傷箋云爲之憂傷者嘉樂不野合儀象不出門今乃於淮水之上作先王之樂失禮尤甚正義曰毛直言淫樂不知以何爲淫樂王基曰所謂淫樂者謂鄭衛桑間濮上之音師延所作新聲之屬王肅云凡作樂而非所則謂之淫淫過也幽王旣用樂不與德比又鼓之於淮上所謂過也桑間濮上亡

國之音非徒過而已未知二者誰當毛旨也孫毓云此篇四章之義明皆正聲之和欽欽人樂進之善同音四縣克諧以雅以南既以其正且廣所及以簫不僭又爲和而不僭差皆無淫樂在其間也則未知幽王曷爲作先王之樂於淮水之上耳二者之說箋義爲長承琪案傳言幽王用樂不與德比此正與三章淑人君子其德不猶相對謂其用先王之樂而不知比于先王之德卽蘇氏詩傳所謂樂是人非者然則淫樂之解當以王肅爲是此詩毛鄭同義孫毓誤會毛旨而以箋說爲長孔疏從之謬矣

鼓鐘喈喈傳喈喈猶將將案毛於首章將將無傳蓋有女

同車佩玉將將傳云將將鳴玉而後行庭燎鸞聲將將傳云將將鸞鑣聲采芑八鸞瑒瑒傳云瑒瑒聲也烈祖八鸞鷁鷁傳云鷁鷁言文德之有聲也將瑒鷁皆於聲見義各隨文解之則此鼓鐘將將不言鐘聲自可知耳葛覃其鳴喈喈傳云喈喈和聲之遠聞也王逸注楚辭云喈喈鳴之和大元鐘鼓喈喈范望注云喈喈和聲也此皆本毛義然則傳云喈喈猶將將則將將亦爲和聲可知烝民八鸞鏘鏘無傳而下章八鸞喈喈傳云喈喈猶鏘鏘也與此正同毛義之簡而可互見者大率類此且卽此傳以喈喈猶將將亦可知必以此鼓鐘爲正樂而非所謂桑閒濮上之淫

樂矣

鼓鐘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傳欽欽言使人樂進也笙
磬東方之樂也同音四縣皆同也箋云同音者謂堂上堂
下八音克諧以雅以南以簫不僭傳爲雅爲南也舞四夷
之樂大德廣所及也東夷之樂曰韎南夷之樂曰南西夷
之樂曰朱離北夷之樂曰禁以爲簫舞若是爲和而不僭
矣箋云雅萬舞也雅也南也簫也三舞不僭言進退之旅
也周樂尙武故謂萬舞爲雅雅正也簫舞文樂也陳氏稽
古編力主傳義謂鄭箋不釋笙磬意與毛同孔疏申鄭以
笙磬爲二器未必得鄭意又歷考經傳凡言南者皆謂南

夷之樂未有指周南召南之南者承琪案陳說皆是也後人於此詩據以駁傳箋者有二一則據熊朋來堂上樂受笙均堂下樂受磬均之說謂此詩笙與磬爲二物與儀禮之笙磬不同不知堂下樂受磬均固可以商頌之依我磬聲爲證若以鹿鳴鼓瑟吹笙爲堂上樂受笙均之證則非是鹿鳴鼓瑟吹笙自是兩事儀禮笙詩並不與瑟和卽合樂器竝作亦未有以琴瑟之貴而隨堂下匏笙之賤者熊說殊不足據傳以笙磬爲東方之樂者卽眡瞭之笙磬與頌磬東西相對笙頌皆磬名并非與笙鏞相應之謂此詩鼓瑟鼓琴舉堂上之樂而於堂下獨言笙磬者自以笙

磬在阼階東舉一方以包四面故又云同音四縣皆同也
鄭注尙書皋陶謨周禮眡瞭儀禮大射皆云東方樂謂之
笙與毛同義此箋謂堂上堂下八音克諧者亦卽四縣皆
同之義八音金石爲重詩有琴瑟鐘磬已足賅八音不必
更分笙與磬爲二器也又以南爲二南而非南夷之樂者
則始于七經小傳謂南夷之樂曰任不曰南詩以雅以南
及文王世子之胥鼓南左傳之象箛南籥皆文王之樂鄭
漁仲本之并據儀禮作樂之次以解此詩謂凡奏樂有四
節首節升歌三終比歌以瑟次節笙入三終輔笙以磬三
節閒歌三終歌笙相禪所謂鼓瑟鼓琴笙磬同音者也已

上皆奏雅四節合樂三終歌二南所謂以雅以南者稽古
編駁之曰鄉飲酒燕禮歌笙閒合四節乃鄉國禮鼓鐘所
詠天子作樂之事其所用之樂節與詩章未必與鄉國同
區區以二篇之文附會而爲之說陋矣承珙謂笙入三終
不過立於磬南而已竝無輔笙以磬之語夾漈乃援以證
笙磬同音直是杜謾禮經耳

稽古編曰雅南之義三家詩說皆與毛同文選

魏都賦

注劉

淵林引韓詩內傳云王者舞六代之樂舞四夷之樂大德
廣之所及六代皆雅樂也四夷則南樂在其中也德廣語
毛傳亦云也又後漢陳忠引詩以雅以南韎任朱離注引

韓詩薛君云南夷之樂曰南四夷之樂惟南可以和於雅
以其人聲音及箏不僭差也又云毛詩無秣任朱離之文
蓋見齊魯詩卽注語觀之薛君南義旣同毛而齊魯之詩
復備列四夷樂名可見南爲南夷古義皆然矣承琪案南
卽任也旣云以南不必復言秣任陳忠特引傳文以足經
句耳章懷謂見齊魯詩亦肫度之詞然詩以雅以南自是
以雅爲王者之正樂南爲四夷之南樂其下以箏乃兼雅
南言之雅舞固用箏而南舞亦用箏也不僭者傳謂和而
不僭是與上琴瑟鐘磬節奏齊同鄭分雅南箏爲三舞以
不僭爲舞之行列似非經傳之意正義引白虎通義四夷

之樂唯爲舞以使中國之人是夷樂唯舞也然蔡邕獨斷
云王者必作四夷之樂以合天下之歡心祭神明和而歌
之以管籥原作管樂今以意改爲之聲則夷樂亦未始無聲矣白虎
通又載一說東方持矛南方歌西方戠北方擊金此又似
與薛君謂四夷之樂惟南可以和雅者合故惟南方有歌
要可見不僭總上樂器言之而不專爲舞者進退之旅矣

楚茨

序云楚茨刺幽王也政煩賦重田萊多荒饑饉降喪民卒
流亡祭祀不饗故君子思古焉朱子辨說謂楚茨以下十
篇和平詳雅無風刺之意如出一手當是正雅錯脫在此

序以爲傷今思古不應十篇相屬無一語見衰世之意集傳既定爲公卿力農奉祭之詩又引或說以楚茨以下四篇爲豳雅陳氏稽古編力申思古之義虞東學詩謂楚茨信南山二篇所陳祭祀節次與禮經纖悉皆合在豳公時不應如此明倘若係周公追叙更不得以手定儀文誣其先世卽甫田大田竝有田祖田畯之文康成亦援籥章爲說其實祈年獻豳雅未聞有琴瑟之用此豳雅之說未可信也至公卿力農奉祭則特牲少牢兩篇旣無祭祈之節而送尸亦安得有金奏耶吳易堂云禮記大夫之臣不稽首此云小大稽首其非公卿之詩決矣竊考編詩限斷其

在前王時者竝無竄入後王之篇而就一王之世或事在
晚歲而詩反居前或事在初年而詩反居後從其義類爲
次也今按刺幽之詩節南山以下十二篇皆小人女子構
譏召禍之事大東以下則賦役不均而天下皆困故年難
順叙要在幽世之限斷盡如也涕泣之道至是已窮而心
猶不已乃稱引古昔以動其深思故鼓鐘篇反復于君子
之德而盛稱古樂之不僭愚謂思古之義當自鼓鐘始序
特於楚茨著其說耳集傳信鼓鐘之思古而于楚茨以下
盡改序說者以鼓鐘有憂心之語而餘詩無之也不知詩
人感傷時事述古興懷其所指陳皆非無爲周家以稽事

開國而幽王政煩賦重田卒汚萊故楚茨四詩反覆農事
宣王以奮武中興而幽王荒于酒色朝會盡廢故瞻洛四
詩鋪陳盛美皆所以鼓舞歆動之至頌弁爲角弓之反車
牽爲白華之反規切尤深矣承琪案虞東此辨融會貫通
可爲確論集傳公卿之說不獨祊祭求神鼓鐘送尸非公
卿所有卽如絜牛騂牡之牲君婦諸宰之號奏寢之樂燕
毛之禮千倉萬箱之入四方八蜡之祭皆非公卿所宜有
也至於旣曰思古則但爲想慕盛世之詞而傷今之意自
在言外正詩人善於立言猶班固所云抒懷舊之蓄念發
思古之幽情博我以皇道宏我以漢京也卽如楚茨章首

言力農墾闢而繼之曰自昔何爲則居今思古之意甚明
曹風鳴鳩通篇皆贊美君子之辭而序云刺不壹正與此
諸詩相似讀詩者不可以文害辭以辭害志也

稽古編曰采齊肆夏先鄭注周禮劉德文穎注漢書皆以
爲逸詩惟玉藻趨以采齊康成注云齊當爲楚齊之齊蓋
謂齊音當讀如齊耳非謂采齊卽楚齊詩也大全載劉瑾
語曰先儒以楚茨卽采齊豈誤讀康成注乎何關於文義
至此承琪案呂記云說文薺蒺藜也而茨則以茅葺屋覆
之名然則當康成世字猶爲薺其爲茨者後人誤也今考
說文薺下引詩牆有薺是鄘風及此詩皆當以薺爲本字

毛詩作茨者其假借字鄭注禮作楚薺或三家詩有用本字者耳然鄭但言齊當爲薺不言采亦爲楚段氏詩小學并云采楚異部而音近非也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傳楚楚茨棘貌箋云茨蒺藜也伐除蒺藜與棘茨言楚楚棘言抽互辭也焦里堂曰毛言茨棘貌卽謂茨之棘也方言凡草木刺人江湖之間謂之棘然則棘爲有束者之通名此棘則茨之棘也箋云茨與棘爲兩物於經文其字爲不達承琪案嚴緝已引方言此文并謂爾雅釋草之策刺卽此棘稽古編又據方言注引楚辭橘頌之曾枝剌棘卽謂橘枝有刺以證此詩之棘泛指草

木刺人者然猶分茨與棘爲二而不悟此棘卽蒺藜之刺由未詳玩經文其字語氣耳

我庾維億傳露積曰庾萬萬曰億

今汲古本傳作十萬曰億與箋同此轉寫之誤

箋云倉言盈庾言億亦互辭喻多也王氏述聞曰億亦盈也語之轉耳說文意滿也方言臆滿也竝與億同此維億猶旣盈也億字但取滿盈之義而非紀其數與萬億及秭之億不同承珙案傳云露積曰庾說文庾倉無屋者故正義云庾在於空非有可滿明露積者難言滿故當以數紀之又云言互辭者庾舉億爲多以至億爲滿也是億雖紀數亦未嘗不與旣盈相對傳箋之義不可易也

或剝或亨或肆或將傳亨飪之也肆陳將齊也或陳于互

或齊其肉箋云祭祀之禮各有其事有解剝其肉

肉字從正義本

者有煑絜之者有肆其骨體於俎者或奉持而進之者正

義曰將齊釋言文郭璞云謂分齊也地官牛人云凡祭祀

其其牛牲之互注云互若今屠家縣肉架則肆謂既殺乃

陳之於互上也齊其肉者王肅云分齊其肉所當用則是

既陳於互就互上而齊之也或肆或將其事俱在或亨之

前以二者事類相將故進或亨於上以配或剝耳易傳者

以祭雖有互不施之於既亨之後非文次也孫毓云此章

祭時之事始於絜牛羊成於神保饗各以次第也既解剝

則當亨煮之於鑊既煮熟當陳其骨體於俎然後奉持而進之爲尸羞不待既亨熟乃分齊所當用也箋義爲長五禮通考曰毛所言是殺牲當朝踐時事鄭所言是饋食時事今案楚茨所述禮儀節次頗分明絜爾牛羊下祇當言殺牲至執爨以下方是饋食時事若方言絜牛羊遽及饋食則遺卻朝踐一節矣況云肆其骨體于俎與下爲俎孔碩又相複則鄭義不如毛義之長承琪案秦說是也正義謂祭雖有互不施於既亨之後不知此經四或字本非相爲次第或者有四者各有其事無妨先言亨後言肆也祝祭于祊祀事孔明傳祊門內也箋云孝子不知神之所

在故使祝博求之平生門內之旁待賓客之處祀禮於是甚明正義曰釋宮云祊謂之門彼直言門知門內者以正祭之禮不宜出廟門也而郊特牲云直祭祝於主注云直正也謂薦熟時也祭以熟爲正又曰索祭祝於祊注云廟門外曰祊又注祊之禮宜於廟門外之西室於此不同者以彼祊對正祭是明日之名又彼記文稱祊之於東方爲失明在西方與繹俱在門外故禮器曰爲祊於外祭統曰而出於祊對設祭於堂爲正是亦明日之繹故皆在門外與此不同以廟門謂之祊知內外皆有祊稱也承琪案此詩傳箋皆以祊爲門內說文祊作繫云門內祭先祖所以

傷惶然則祔祭雖有正祭釋祭之別要皆在門內禮家謂
釋祭之祔在門外者非是何氏古義曰禮器云設祭于堂
爲祔乎外蓋對堂而言則門爲外非謂祔在門外也祝祭
于祔爲行禮之始略如迎神之類雖其禮不傳然祭統稱
祭有十倫首言鋪筵設同凡爲依神也詔祝于室而出于
祔此交神明之道也是則祭祔爲行禮之始之明據也祭
祔以前尙有灌地迎牲告幽全升臭等事不詳悉言之者
與信南山互見故略之也五禮通考曰楚茨絜爾牛羊是
朝踐事執爨以下是饋食事而祝祭于祔在殺牲之下執
爨之前禮器設祭于堂正朝踐之事而卽繼之曰爲祔乎

外祭統詔祝于室與郊特牲詔祝于室同文而彼則繼之曰坐尸于堂此則繼之而出于祊明一時事也朱子經傳通解馬氏文獻通考俱以祝祭于祊列于既徹之後似正祭畢而後行祊祭者非其序矣

執爨踏踏傳踏踏言爨有容也承琪案書大傳洛誥傳亦曰爨鼈者有容爾雅釋訓踏踏敬也說文踏長脰行也从足昔聲一曰跽踏爾雅本釋此詩之踏踏合之說文長脰者自敬于行然則執爨踏踏當以敬爲本義說文一曰跽踏乃論語之跽踏馬融注所謂恭敬貌者與詩別義集傳踏踏爲敬非爾雅及毛意也

爲俎孔碩或燔或炙傳燔取腍膋炙炙肉也箋云燔燔肉也炙肝炙也皆從獻之俎也其爲之於爨必取肉也肝也肥碩美者正義曰易傳者以燔燎報陽祭初之事君親爲之此文承爲俎之下言執爨有容則序助祭之人非君親之也且腍膋燎之于鑪此燔炙爲之於爨禮有燔肉炙肝從獻所用以此知非報陽燎薦之事故易之也承瑛案郊特牲云周人尙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旣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旣奠然後炳蕭合羶薌注云奠謂薦熟時也特牲饋食禮所云祝酌奠于鉶南是也蕭薌蒿也染以脂

合黍稷燒之詩云取蕭祭脂蕭當爲馨聲之誤也正義云饋熟有黍稷此云蕭合黍稷既奠然後炳蕭故知當饋熟之時也凡祭血腥之時已有脾膋燔燎故鄭注詔祝于室云取牲脾膋燎于鑪炭洗肝于鬱鬯而燔之是也至薦蕡之時又取脾膋而燔之故上經云蕭合黍稷鄭注云以蕭合燒之謂饋熟時也據此是燔燎有二事毛於此或燔或炙以燔爲取脾膋炙爲炙肉生民取蕭祭脂傳云取蕭合黍稷臭達牆屋先奠而後蕤蕭合馨香也此雖非宗廟祭事然毛意以生民之載燔載烈與此詩之燔炙皆卽郊特牲既奠炳蕭之事故楚茨言於執爨之下不嫌非次鄭注

郊特牲亦引取蕭祭脂用毛義也至信南山取其血膋正承以啟其毛之下當是制祭時事毛不言者以本文自明彼箋云毛以告純血以告殺膋以升臭合之黍稷實之於蕭合馨香也此亦據既奠燂蕭爲義若朝踐時制祭燎脾膋無所謂蕭合黍稷也此箋又以燂肉炙肝爲從獻之俎既本禮經且於爲俎之文尤相比附後儒多謂燂燎不宜在執爨之後故以箋說爲長由不考郊特牲既奠燂蕭之文耳金氏輔之禮箋云祭義二端既立報以二禮建設朝事燂燎羶蕭覬以蕭光以報氣也此教眾反始也薦黍稷羞肝肺首心覬以俠鯪加以鬱鬯以報魄也朝事主于報

氣饋食主于報魄是謂報以二禮燔燎羶薌以蕭光爲饋食禮卽郊特牲之蕭合黍稷臭陽達于牆屋者其時亦兼報氣魄以俠氣加以鬱鬯卽郊特牲之旣灌然後迎牲司尊彝之朝踐用獻尊大尊者其時亦兼報魄祭義各本其所主言之故于報氣循序立文報魄逆陳見義魄之言祿也謂其報氣報魄更相祿廟孝子祭其親求諸陰陽者非一時一事曰魄曰加義取諸此注云燔燎羶薌以蕭光取牲祭脂也正義以朝踐取脾膏燎于鑪炭當之誤矣今案此解尤爲精細

爲豆孔庶爲賓爲客傳豆謂內羞庶羞也釋而賓尸及賓

客正義曰毛以豆言甚眾爲過常之辭而云爲賓爲客則所爲有二事也然則非但正祭所用至繹又用之故云繹而賓尸及賓客也言於繹祭可以此賓敬於尸而薦之解爲賓也又今正祭賓用之爲薦是爲客也繹雖在後而尸尊於賓客故先言爲賓也承琪案儀禮有司徹云宰夫羞房中之羞於尸侑主人主婦皆右之司士羞庶羞於尸侑主人主婦皆左之注云二羞所以盡歡心房中之羞其邊則糗餌粉羞其豆則醢會糝會庶羞羊臠豕臠皆有醢醢房中之羞內羞也內羞在右陰也庶羞在左陽也考少牢爲大夫正祭其羞於尸庶羞四豆至賓尸則尸侑主人主

婦內羞庶羞兼有之賓兄弟內賓及私人亦有庶羞若不
賓尸羞於尸亦庶羞四豆致爵後則尸祝主人主婦內羞
庶羞亦兼有之卒乃羞於賓兄弟內賓及私人辨注謂乃
羞者羞庶羞據此知大夫正祭尸祝以外別無羞豆況天
子諸侯之尊正祭禮不及賓故賓長受酢後惟薦尸以羞
豆羞遵必至繹祭而後及於主祭與助祭者此詩於爲豆
之下專言賓客自以朝事饋食加羞諸豆所以事神事尸
者本不待言特推廣豆之用於賓客者以見其孔庶毛善
會經旨故言此豆及繹而賓尸之時并及於賓客耳傳繹
而賓尸爲一句及賓客爲一句賓客卽經文之爲賓爲客

非以賓尸釋爲賓以賓客釋爲客也正義以爲賓指繹祭之賓尸以爲客指正祭之賓獻又嫌繹祭在前而云尸尊於賓故先言爲賓皆誤會傳意箋於賓客句無解意當同毛正義申之謂旣以朝獻爲賓客以爲薦故賓客用而獻酬蓋疑鄭以爲賓爲客屬下獻酬交錯爲義耳然旅酬但有舉解而無羞豆不得牽合爲一是疏亦誤會鄭意也凌次仲禮經釋例謂楚茨第三章皆言饋尸之禮謂執爨爲俎卽少牢下篇之醵尸俎爲豆孔庶卽宰夫房中之羞司士庶羞之豆獻酬交錯卽主人主婦上賓獻尸及主人酬尸酬賓以至旅酬無算爲然全詩節次始終皆言正祭之

禮無緣第三章忽夾入釋祭此說恐未可據

獻醕交錯禮儀卒度笑語卒獲傳東西爲交耶行爲錯度法度也獲得時也箋云始主人酌賓爲獻賓既酌主人主人又自飲酌賓曰醕至旅而爵交錯以徧卒盡也古者於旅也語姜氏詩序廣義曰獻醕交錯蓋獻尸之後而賓主導飲疏云獻醕笑語當處祝告嘏辭之下文在先者以獻醕是賓客事因說羣臣助祭而言之耳按皇尸未起而遽行旅醕非祭典次第故以爲因助祭而類及之可謂能圓其說而張氏又引特性禮主人酌尸主婦亞獻賓三獻畢遂行旅醕無算爵則獻醕交錯又似應屬於此竊謂獻羞

籩羞豆之後諸臣進以醕尸獻醕者指醕尸言之交錯同異姓皆醕尸也非旅醕之謂醕者進酒亦非自卒爵而醕賓之謂且特牲非天子之禮儀禮殘闕或有錯簡未可據也承珙案王禮饋會三獻既畢固有醕尸三獻然亦在祝告嘏辭之後不得以進醕當此詩之獻醕何氏古義則謂祝嘏爲行禮終事引禮運孔子曰後聖有作作其祝號元酒以祭薦其血毛腥其俎孰其殺與其越席疏布以冪衣其漼帛醴醢以獻薦其燔炙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是謂合莫然後退而合亨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籩豆鉶羹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是謂大祥此禮之大成也據此所

毛詩後箋

卷二十

天

言行禮次第與此詩雅相仿佛不必泥於特性少牢之文耳案此雖善於立說然禮運祝以孝告二句究是總括上文之語如據此謂嘏爲祭末則不應連祝言之朱親祠儀注改皇帝飲福受胙於亞獻終獻行禮已訖之後陳祥道以爲非禮蓋自宋以前無祭末受嘏之事況楚茨一詩每章次序分明究不應於朝獻之後受嘏以前插入旅醕一節竊意此蓋統言祭祀之獻醕皆有法度時宜以爲受福之本獻則統九獻皆可名之彤弓傳云醕報也此則尸酢王酢后酢諸臣皆所以報卽皆可言醕交錯者獻則有賓兄弟之從獻酬則有賓兄弟之旅醕其事皆交錯而行者

也祭祀之事不外獻酢醕三者具而禮成祭之始中終皆有獻醕前後難於位置故特於中閒言之所以該始終也卒者盡也自是統括祭事之辭不必泥於旅醕一節以爲不當在受嘏之前卽如坊記曰堂上觀乎室堂下觀乎上引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亦統言祀事得宜不專指旅醕時禮儀笑語也

既齊既稷既匡既敕傳稷疾敕固也箋云齊減取也稷之言卽也嘏之禮祝徧取黍稷牢肉魚鼈于醢以授尸孝孫前就尸受之天子使宰夫受之以筐祝則釋嘏辭以敕之釋文齊王申毛如字整齊也鄭音資一音才細反謂分之

齊也正義曰王肅云執事已整齊已亟疾已誠正已固慎也傳意或然其申箋則據少牢特牲大夫士受嘏之禮皆取黍而已此言徧取黍稷牢魚肉以爲天子與大夫尊卑既殊禮數有異又特牲尸親嘏少牢命祝嘏此言既卽是孝子自就取則亦尸親嘏不嫌與士同也姜氏廣義疑之謂大夫猶命佐食授祝王尸何至親嘏主人且搏黍菹豆論者猶疑其瑣細而天子之禮乃徧取豆品以擣于醢其褻不已甚乎承琪案正義申箋僅據特牲少牢比附其事故後人多不能信然鄭作箋時所稱天子受嘏之禮自必別有所據如宰受以筐之類豈盡舛誤亦必非僅準大夫

士之禮以爲說但以齋爲減取稷爲前就匡卽爲受物之
筐勅又爲祝釋嘏辭文義破碎與經文四旣字語意不順
且上文徂賚孝孫旣云以嘏之物往予主人而此又云孝
孫前就尸受之亦微相矛盾惟毛傳以稷疾勅固爲訓稷
當爲叟之借周頌叟叟良耜釋文叟本作稷說文叟治稼
叟叟進也蓋叟者疾入之意故稷有疾義勅與飭同說文
飭致堅也讀若勅是也以傳意推之則旣齊旣匡與稷疾
勅固義當一律王肅訓以整齊誠正者得之蓋此承上文
孔熯莫愆統言祭祀之得禮爲下文錫極之本正義謂亟
疾固慎當指執事者不知此章唯說受嘏之禮不得有執

事於其閒也

鼓鐘送尸段氏詩小學云考鼓鐘將將傳云鼓其淫樂正義云鼓擊其鐘白華鼓鐘于宮正義亦云鼓擊其鐘此篇上文曰鐘鼓此不應變文宋書禮志四兩引皆曰鐘鼓送尸正義云鳴鐘鼓以送尸是唐初不作鼓鐘今本承開成石經之誤承琪案段說是也北堂書鈔亦作鐘鼓送尸今本此下注係明人所補其引詩此句猶虞世南原文也何氏古義謂此以金奏肆夏故但言鼓鐘非是

信南山

序云信南山刺幽王也不能脩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奉

禹功故君子思古焉稽古編曰信南山甫田大田三詩皆
詠曾孫傳箋指成王因信南山序有幽王不能脩成王之
業語也東萊非之謂曾孫之名周之後王皆可儼然周之
後王可當詩人追思者孰有如成王哉文武開創時武功
多于文治禮樂制度尙有未遑周公攝政之六年制禮作
樂頒度量于天下始號太平疆理之法祭祀之典大率皆
成王時所定康王以後坐享其成而已故正雅及周頌文
武而下止有成王詩餘後王弗及焉則思古者惟思成王
固其宜也承琪案此本長樂劉氏之說見嚴而推擴之更
爲周至嚴緝又云楚茨信南山一體之詩楚茨先傷今而

後思古信南山便從思古起卽所以傷今矣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傳甸治也箋云信乎彼南山之野禹治而邱甸之六十四井爲甸甸方八里居一成之中成方十里出兵車一乘以爲賦法嚴緝曰言禹甸治之則平水患理溝洫皆在其中矣不必破甸爲乘也韓奕亦云維禹甸之不必專言邱乘矣承琪案傳訓甸爲治者古甸田畝字皆通周禮小宗伯注云甸讀爲田說文田畝也李巡注爾雅釋地田畝也謂畝列種穀之處夫畝列種穀固已含治義矣稍人注甸讀與維禹畝之之畝同賈疏以爲韓詩作畝考韓詩字雖作畝訓亦當同毛爲治爾雅神治也邵

二雲謂神爲敝之轉又說文敝理也理卽爲治亦以聲近義同也鄭注小司徒云甸之言乘也乘亦可訓治豳風墜其乘屋箋云乘治是也此箋必申以邱乘者以下文疆理南畝皆所以奉禹功故又本甸治之意推而言之耳稍人疏謂鄭據韓詩爲說敝是軍陣故訓爲乘恐未必然

我疆我理傳疆畫經界也理分地理也正義云孟子曰夫仁政必自經界始趙岐注云經亦界也分地理者分別地所宜之理若孝經注云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麥是也稽古編曰理字如此解方與疆義有別左傳云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杜注云布殖之物各以土宜與此

詩傳疏同義縣詩疆理孔疏之解亦相符宋王氏以疆爲大界理爲溝涂劉氏以疆爲徑畛涂道路理爲遂溝洫滄川彼徒取與南東其畝文義相接耳然非古義也承珙案大雅通疆通理之下繼以通宣通畝嚴緝謂宣是宣通溝洫則理不得爲治溝涂總之溝涂之事自在下文南東其畝中與疆理固不相涉也

南東其畝傳或南或東正義曰成二年左傳曰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是於土之宜須縱須橫故或南或東也馮氏名物疏曰畝卽田之身也古之治田者雖有溝洫井田二法不同然田之形體大抵

因地勢水勢而爲之其在於東者謂之東田王制所云當
今東田是也其在於南者謂之南畝詩屢云南畝鄭注遂
人云以南畝圖之是也范氏補傳曰田事喜陽而惡陰東
南向陽則茂遂西北傍陰則不實故信南山云南東其畝
也朱子信南山傳云畝壟也書傳云終竟壟畝左傳注云
使壟畝東面行又云晉之伐齊循壟東行易是畝可以謂
爲壟也漢書陳勝輟耕之壟上師古曰田中高處是正訓
壟字朱子所云畝壟者只是今之田所謂若干畝非必其
中之高處也長樂劉氏云遂東則畝南遂南則畝東正言
順地勢及水所趨之事蓋于此方爲水道則於彼方爲地

畝南東交互其勢宜然雖溝洫之法遂縱溝橫井田之法遂橫溝縱而其爲畝之制則相仿也朱公遷疏義有畝以防水之說今之學者遂爲所惑不知古有遂溝洫滄川以通水之流大小淺深以次相注自不至于決溢有徑畛涂道路以通車徒之行而卽在遂溝洫滄川之上初不聞田之畔更有所謂畝以防水也若然卻克欲使齊盡東其畝賓媚人責以無顧土宜何不云無顧水防乎方氏注禮記引詩南東其畝而以廬之所向爲言可見古人竝未以畝爲防水之具矣然范氏云田喜陽惡陰未爲通論如黍宜燥稌宜溼正古人所謂土宜而古人只云南東者乃人道

貴陽賤陰之義耳非地道固然也承琪案田中之畝所以行水其壟所以播穀亦謂之畝每一畝一壟相閒成列畝必順其畝之首尾而行水以入於遂地之大勢西北高東南下畝之行水多自西北而注於東南故詩云南東其畝范氏專主貴陽賤陰義猶未盡程氏易田通藝錄謂匠人之畝爲每畝閒行水之畝一畝一畝與播種之畝一畝三畝者不同此說似未確古人畝祇一名未聞又分爲二事說文く水小流也周禮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く倍く謂之遂倍遂曰溝倍溝曰洫倍洫曰く凡く之屬皆从く畝古文く从田川田之

川也畎篆文从田犬聲六畎爲一晦蓋古者步百爲畝
廣一步長百步爲一畝據說文以畎爲田之川是所以行
水者而漢書食貨志又云后稷始畎田以一耜爲耦廣尺
深尺曰畎長終畝一畝三畎一夫三百畎而播種於畎中
二說不同其實一也每畝之中畎壟相間三畎者亦三壟
壟卽田畝播種之處通言之則壟亦可稱畎故班云一畝
三畎許云六畎者并壟言之謂其地可容六畎耳許以畎
爲田之川而班云播種於畎中者則以穀宜高燥者畏水
當爲畎以行水而播種於壟金仁山所謂種豆麥者作田
隣是也穀宜下溼畏旱當爲壟以培土而播種於畎卽班

志所謂苗生葉以上稍耨隴草因墮其土以附草根者也
其事雖殊其法仍一耳程氏又據鄭遂人注以南畝圖之
爲遂縱溝橫因謂南畝者自北視之其畝橫陳於南南畝
故畝橫畝流於遂故遂縱匠人賈疏云井田之法畝縱遂
橫溝縱洫橫澮縱川橫爲東畝之圖是自西視之畝橫於
東且引左傳盡東其畝謂東畝則川橫而川上路乃可東
面行云云今案古人制田始於一畝行水始於一畝姑以
一畝之畝言之畝順水勢畝順畝勢畝縱則畝縱畝橫則
畝橫此自然之理也南北曰縱東西曰橫畝自北而注南
爲縱則畝之長亦隨畝而南曰南畝畝自西而注東畝之

長亦隨畝而東曰東畝此詩云南東其畝當是指畝之直
長所謂廣一步長百步者非橫陳於南東之謂惟其指水
之所注以爲名而水勢趨東南者爲多故有南畝東畝若
謂自北視之爲南則使改而自南視之不亦可曰北畝乎
鄭注之遂縱溝橫賈疏之畝縱遂橫正劉氏所云遂南入
溝則其畝東遂東入溝則其畝南者注疏之南畝東畝乃
適相反程氏從之誤矣甫田禾易長畝傳易治也長畝竟
畝也此以一畝之長爲竟尤可見南畝東畝指其直長者
而言最爲本經之確證至左傳盡東其畝乃晉人逞忿於
齊脅以必不能行之事如所云以蕭同叔子爲質者謂使

齊人畝皆向東則田閒道路皆東西直達晉人自西而來
可以無溝渠之阻耳故杜注但云循壘東行不必泥於東
畝則川橫謂晉人惟欲使川上路通東西以便戎車因以
爲東畝乃橫陳於東之證試思東畝若果爲橫陳於東之
法其川固橫矣而尙有縱溝縱澮又豈不可限戎車乎可
見晉人是欲使齊之田畝皆向東耳賓媚人引詩乃以正
言責之謂必無盡東其畝之理也姜氏廣義曰凡遂在田
首攔截於田之起處使諸畎之水得以同注於此也遂之
東入於溝者必橫截於畝之南諸畎之水皆直注於遂畎
直畎亦直遂東則畝南矣遂之南入於溝者必縱截於畝

之東遂南則畝東矣畝雖亦有西北而溝遂總在東南一縱一橫者溝洫之定制則畝但言南東可矣

雨雪雰雰傳雰雰雪貌何氏古義曰說文雰卽氛字云祥也與雪無涉當通作紛承琪案白帖二引詩固作雨雪紛紛然毛詩字多假借不必改雰爲紛楚辭怨思雪雰雰而薄木兮王逸注云雰雰雪霜貌卽用毛義也

曾孫之穡以爲酒食畀我尸賓壽考萬年箋云斂稅曰穡畀予也成王以黍稷之稅爲酒食至祭祀齊戒則以賜尸與賓尊尸與賓所以敬神也敬神則得壽考萬年正義曰經云畀我尸賓何知不指謂祭時予之而箋以爲齊戒賜

尸賓者此詩陳事有次序五章卒章始言祭時之事則此未祭而言畀我尸賓明祭前矣承琪案鄭氏以禮箋詩每不明言所出如此詩五章箋所云迎牲降神及告純告殺皆本三禮則此章齊戒畀尸賓亦必有所據但其書不存後人不能援以爲證耳然以經文核之此畀我尸賓不過言稼穡之爲酒食用於祭祀之尸賓乃統祭事始終用酒食言之不必泥前後次序專指爲齊戒之時卽如四章是剝是菹獻之皇祖亦第言其瓜可以爲菹可以其祭耳不然豈有未殺牲而先薦豆者乎

中田有廬箋云中田田中也農人作廬焉以便其田事案

大雅于時廬旅傳廬寄也說文廬寄也秋冬去春夏居與此箋農人作廬便田事者正合而於訓寄之義尤明伐檀傳又云一夫之居曰廬此卽遂人所謂上地夫一廬者說文廬二畝半也一家之居此一家卽謂一夫也但毛於廬廬竝不言國中野外之別卽鄭注周禮載師園廬取孟子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以解廬取此詩中田有廬疆場有瓜以解園初不取何休公田內二十畝八家各二畝半之說故此箋田中作廬云云當是指私田之中各自爲廬以便作息耳周禮賈疏取趙岐廬井邑居各二畝半之說以園廬二地合成一五畝之宅不知五畝之宅自是民之恆居

非止取便田事必因山水樵汲之便陰陽向背之宜云在
邑者民之所聚卽爲邑故十室千室皆曰邑猶今之村落
然不必定在都邑孟子之言自以五畝爲一宅非二畝半
之謂此宅雖亦可名廬要與園中市廛無涉更非中田之
廬可比廬在田中者猶今人田間草舍不必在公田中亦
必無二畝半之廣甫田正義曰史傳說助貢之法惟孟子
爲明食貨志云井方一里是九夫八家其之各受私田百
畝公田十畝是爲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爲廬舍其言取
孟子爲說而失其本旨班固既有此言由是羣儒遂謬何
休之注公羊范甯之注穀梁趙岐之注孟子宋均之注樂

緯咸以爲然皆義異於鄭理不可通何則言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則中央百畝其爲公田不得家取十畝也又言八家皆私百畝則百畝皆屬公矣何得復以二十畝爲廬舍也若二十畝爲廬舍則家別二畝半亦入私矣家別私有百二畝半何得爲八家皆私百畝也此皆諸儒之謬甫田箋云井稅一夫其田百畝是鄭意無家別公田十畝及二畝半爲廬舍之事俗以鄭說同於諸儒是又失鄭旨矣承琪案一井八家家爲公田十畝餘二十畝其爲廬舍之說其誤實始於韓詩外傳竝引詩中田有廬爲證班志特承韓而誤耳

疆場有瓜是剝是菹傳剝瓜爲菹也箋云於畔上種瓜瓜
成又入其稅天子剝削淹漬以爲菹貴四時之異物正義
云徧檢書傳未見天子稅民瓜以其祭祀者承瑛案周禮
閭師任圃以樹事貢草木貢非卽稅乎何元子又疑七菹
無瓜然天子庶羞百二十品七菹何足以盡之正義云場
人祭祀其其果菹是祭必有瓜菹矣遵人豆實無瓜菹文
不具耳

祭以清酒箋云清謂元酒也酒鬱鬯五齊三酒也何氏古
義曰鄭以清酒爲元酒禮運云元酒在室醴醕在戶桑醅
在堂澄酒在下蓋第設之而不用與此無涉也承瑛案何

說非是禮運又云作其祝號元酒以祭薦其血毛與此詩祭以清酒在執其鸞刀之上正同彼注謂朝踐之時設此元酒於五齊之上以致祭鬼神此重古設之云云蓋元酒是水言以祭者卽周禮大祝所謂執明水火而祝號也亦未始非祭事所用不得謂與祭無涉箋分別清爲元酒酒爲鬱鬯五齊三酒皆據三禮爲言正義申之詳矣

毛詩後箋卷二十終